



大学用书

明史讲稿

樊树志 著

中华书局



大学用书

明史讲稿

樊树志 著



1053249



T1053249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史讲稿/樊树志著. -北京:中华书局,2012.11
(大学用书)

ISBN 978-7-101-08843-4

I. 明… II. 樊… III. 中国历史-明代 IV. K2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85582 号

书 名 明史讲稿

著 者 樊树志

丛 书 名 大学用书

责任编辑 李 静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
版 次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
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 21 插页 2 字数 420 千字

印 数 1-6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08843-4

定 价 43.00 元

目 录

第一讲 明史史料学概说	1
一 私修与官修的纪传体明史	3
二 各种类型的编年体明史	13
三 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及其他	17
四 起居注、邸报、邸抄	20
五 《明实录》	23
六 《大明会典》及同类书	26
七 经世文编及同类书	32
八 地理志书	35
九 人物传记	39
十 野史笔记	44
第二讲 “以重典驭臣下”:太祖高皇帝与胡蓝党案	48
一 “士大夫朝簪绂而暮累囚”	50

二	皇权与相权的矛盾:胡惟庸党案	57
三	李善长的灭门之祸	74
四	皇权与将权的矛盾:蓝玉党案	81
五	太祖高皇帝的“免死铁券”	92
第三讲	建文帝“削藩”与燕王“靖难”	98
一	“封建的第四次反动”	100
二	封建的祸患:燕王靖难之变	109
三	建文帝下落之谜	117
四	“诛十族”与“瓜蔓抄”	130
第四讲	国家对户口和耕地的调查与控制:	
	黄册与鱼鳞图册	144
一	从户帖到黄册	145
二	地籍的攒造:鱼鳞图册	157
三	关于明初耕地面积统计的谬误: 由黄册引申出来的问题	164
第五讲	赋税徭役及其变革:兼论江南官田与重赋	170
一	税粮与徭役	171
二	赋役的货币化改革	176
三	一条鞭法的推广	189
四	聚讼纷纭的江南官田与重赋	199

第六讲 海禁·朝贡·走私·倭寇	217
一 海禁政策与朝贡体系	218
二 日本的朝贡关系与宁波争贡事件	225
三 “嘉靖大倭寇”的真相	232
四 所谓“倭寇王”王直	246
第七讲 晚明中国的“全球化”贸易：	
贸易顺差与巨额白银流入	256
一 葡萄牙与澳门贸易的黄金时代	257
二 尼古拉·一官与“海上马车夫”	263
三 西班牙与“马尼拉大帆船”	271
四 贸易顺差与巨额白银流入中国	279
第八讲 江南市镇：多层次商品市场的繁荣	287
一 近世江南经济的高水平发展	289
二 江南市镇的繁荣	298
三 丝绸业市镇的分布及其特色	308
四 棉纺织业与棉布业市镇	319
第九讲 辉煌的无奈：《石匱书》文苑传与儒林传解读	334
一 “卑视一世”的李梦阳	336
二 康海的名士风度	342
三 唐寅、祝允明与文徵明	350

四	徐渭的幕僚生涯	361
五	陈献章与王守仁	369
六	王门后学:王畿、王艮与李贽	378
第十讲	张居正与万历新政	383
一	转折年代的铁腕人物:徐阶、高拱与张居正	384
二	张居正与万历新政	395
三	“不加赋而上用足”:财政经济改革	404
四	“工于谋国,拙于谋身”:张居正的悲剧	414
第十一讲	十六世纪末的东北亚: 万历年间的朝鲜战争	423
一	丰臣秀吉的“大东亚构想”与朝鲜战争的爆发	424
二	明神宗的决策:东征御倭援朝	431
三	关于“封贡”之议	438
四	战端再起和它的戏剧性结局	444
第十二讲	东林书院:质疑旧说追究真相	454
一	“虚和闲止,不关世事”: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	455
二	顾宪成与李三才:东林书院如何成为“东林党”	470
三	东林非党论	479

第十三讲 耶稣会士与西学东渐	491
一 耶稣会士的东来:利玛窦的前辈	492
二 利玛窦神父的“本土化”传教活动	499
三 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	506
四 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	516
第十四讲 魏忠贤阉党专政的时代	529
一 市井无赖如何登上权力巅峰?	532
二 阉党的五虎、五彪、十狗、十孩儿、四十孙	541
三 “六君子之狱”与“七君子之狱”	549
四 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	560
五 朱由检: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	567
第十五讲 安内与攘外的两难选择	577
一 洪承畴督剿西北,卢象升督剿东南	579
三 杨嗣昌:“必先安内方可攘外”	583
三 “灭寇雪耻”成泡影	593
四 陈新甲:秘密议和的替罪羊	598
五 王朝的末路:出征、南迁、勤王	604
第十六讲 钱谦益:文人从政的悲剧	615
一 从吴晗的《“社会贤达”钱牧斋》谈起	617
二 党争延续与钱谦益“革职听勘”	628

三 “丁丑之狱”与温体仁的垮台	641
四 钱谦益与马士英、阮大铖	649
后 记	661

第一讲

明史史料学概说

史料对于史学的重要性，是毋庸置疑的，夸张一点说，没有史料就没有史学。史学研究的创新，是建立在史料发掘的基础之上的，也就是说，只有不断地发掘与诠释史料，才可能有所创新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胡适的名言“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，有二分证据说二分话，没有证据不說話”，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历史学家掌握的史料愈丰富，阐述得愈到位，对历史的论证就愈加可信。

重视史料，是近代历史学遵循的准则。德国的兰克（Leopold von Ranke, 1795—1886）独步 19 世纪欧洲史坛，把史学提升为一门独立的科学，使他获得了“近代科学历史学之父”的桂冠，人们赞誉他是“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第一人”。什么是历史学？兰克的回答是：历史学是指通过搜集与辨析文献证据，并依靠这种经过辨析的文献证据，使得客观历史在文字上还原的一门学问。他强调“如实直书”，在自己的著作中根除任何想象和杜撰，严格地限于陈述事实。他主张，在自己撰写的历史著作中“消灭自我”，也就是说，把自己的观点毫无保留地从书中排除出去。他认为，理想的历史叙述应当是客观的、冷静的、无色彩的。历史学家应该超然物外而不怀党见，辨别真伪而不论断是非。

兰克史学方法论的基础就是史料学，也就是对原始资料的执意追求，并且对它进行严格的考订与辨析。他对于那种史料谬误百出的历史著作，深恶痛绝。因此他呼吁：必须查明史料的源流，区分原始资料与间接资料，重视目击者的记录——它是历

史研究的“最高见证”；叙述历史必须依照同时代资料，越是亲历其境的人越有发言权。他还强调对史料记录者的动机与人品进行分析，区别情况，逐一考察史料的可信度。他所建立的“内证”与“外证”相结合的史料考证方法，至今依然为人们沿用。当然他并非为考证而考证，他说：研究具有意义的具体事物，必须注意事物的普遍意义。毫无疑问，这是科学的方法，因为它反映了19世纪欧洲社会科学重视实证，重视对个体事物（个案）作缜密考察的学风。

明白了这些，就能明白开宗明义的第一讲，之所以要讲史料学的原因。

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，也是一个高度重视历史的国度。每一个朝代，无论官方修史，还是私人著史，都蔚然成风，留下了丰富多彩数量庞大的史料，为研究断代史提供了无穷的宝藏。明清两代尤其如此，学者如欲研究其中一段，所需面对的史料，以个人之力，几乎是难以穷尽的。因此，这里所介绍的明史史料学，不过是一个“概说”，引领诸位“入门”而已，登堂入室，还有赖于诸位自己今后不懈的努力。

一 私修与官修的纪传体明史

众所周知，二十四史之一的《明史》，成书于清朝。人们忽略了一点，明朝万历年间已经开始纂修国史——本朝史，推动并主持这一项工作的是当时的礼部尚书陈于陞。《明史·陈于陞传》

说：陈于陞万历初年参与编修《世宗实录》、《穆宗实录》，成就卓著，由“日讲官”晋升为翰林院主管、礼部右侍郎、礼部尚书。下面这一段建议编修国史的文字极具史料学价值：

〔陈〕于陞少从父〔陈〕以勤习国家故实。为史官，益究经世学。以前代皆修国史，疏言：“臣考史家之法，纪、表、志、传谓之正史。宋去我朝近，制尤可考。真宗祥符间，王旦等撰进太祖、太宗两朝正史；仁宗天圣间，吕夷简等增入真宗朝，名《三朝国史》。此则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明证也。我朝史籍，止有列圣实录，正史阙焉未讲。伏睹朝野所撰次，可备采择者无虑数百种。倘不及时网罗，岁月浸邈，卷帙散脱，耆旧渐凋，事迹罕据。欲成信史，将不可得。惟陛下立下明诏，设局编辑，使一代经制典章，犁然可考……”诏从之。〔万历〕二十二年三月遂命词臣分曹类纂，以〔陈〕于陞及尚书沈一贯、少詹事冯琦为副总裁，而阁臣总裁之。

于是开始了一场编修本朝当代史的活动，形成了一些阶段性成果：焦竑的《国史经籍志》与《国朝献征录》，朱国祚的《孝宗大纪》，史继偕的《兵制志》，吴道南的《河渠志》等。陈于陞编修本朝当代史的工作成果，成为后来私人或官方编修明史的重要参考资料，是毫无疑问的，已有学者论证了这一点。

明朝私家著史之风很盛，私家编著的纪传体明史不少，至今仍有很大的学术价值。以下略举数例。

尹守衡的《明史窃》，写成于崇祯年间，刊刻于清初。张萱写于崇祯十一年(1638)的《史窃序》说，尹守衡“一人之笔，探蹟补漏，提要钩玄，为纪八卷，志六卷，世家八卷，列传八十三卷”。具体的卷次如下：

卷一至卷八是“帝纪”，包括：开国纪、靖难纪、革除纪、北狩纪、夺门纪、亲征纪、明伦纪、高后纪；

卷九至卷十四是“志”，包括：百官志、田赋志、礼乐志、军法志、刑法志、河漕志；

卷十五至卷二十二是“世家”，包括：中山王世家、开平王世家、岐阳王世家、宁河王世家、东瓯王世家、诚意伯世家、靖难三世家；

卷二十三至卷一百五是“列传”，包括：懿文太子列传、汉王等列传、宦者列传、郭英等列传、冯胜等列传、桑世等列传、胡美等列传、小明王等列传、李善长等列传、陈遇等列传、汪河等列传、宋濂等列传、乐韶等列传、刘仲质等列传、詹徽等列传、张孟兼等列传、姚广孝等列传、解缙等列传、蹇义等列传、师逵等列传、韩宜可等列传、李希颜等列传、王直等列传、李秉等列传、刘大夏等列传、姚夔等列传、王恕等列传、于谦等列传。以及道学列传、文苑列传、循吏列传、能吏列传、廉吏列传、久任吏列传、教职列传、掾吏列传、序列传。

同时代人对此书评价颇高。李贞在序言中说：“二百年来，业班马者无虑数十家，惟郑晓《吾学编》，与吾邑陈建《通纪》为最，然近代事未之详也。余父执尹用平(守衡)先生抱经世之志，

而不获大售，袖经纶之手挂冠而归。先生生平于书无所不读，而尤留心于当代之典故，当其容与林峦醴设之余，咸倾志于《史窃》一书，阅数十年而后成。”戴国士在序言中说：“我国家几三百年，所为《实录》及《起居注》者，不过条陈奏疏及官员升除之事，或可视为邸报之汇总，既少忧患，又不敢愤激。至所以搜罗而论断之者，如《吾学编》、《文献通考》、《宪章录》、《通纪》，不过四五公耳，其得失俱可考。今读尹先生之《史窃》，庶几集诸公之成而窥其忧患。”

邓元锡的《皇明书》，成书于万历年间，也是一本私家编著的纪传体明史。卷一至卷十是本纪，不过太祖高皇帝称为“帝典”，其他皇帝称为“帝纪”。卷十一是“后妃内纪”。卷十二是“外戚传”。卷十三是“宦官传”。以下几十卷全是各种列传，比如：卷十四至卷十八是“臣谏传”；卷十九至卷二十七是“名臣传”；卷二十八与卷二十九是“循吏传”；卷三十是“能吏传”；卷三十一与卷三十二是“忠节传”；卷三十三是“将谏传”；卷三十四是“名将传”；卷三十五至卷三十七是“理学传”；卷三十八与卷三十九是“文学传”；卷四十是“笃行传”；卷四十一是“孝行、义行、货殖、方伎传”；卷四十二是“心学纪·王守仁”；卷四十三与卷四十四是“心学述”（欧阳德、聂豹、王艮等）；卷四十五是“列女传”。

另一些史家所写的著作，体例不像《明史窃》、《皇明书》那么规矩，但多少还是带有纪传体模样，王世贞的《弇州史料》（前集三十卷、后集七十卷），就是如此。粗看书名“史料”二字，似乎是史料汇编，细看内容，与《明史窃》大体相近。正如陈继儒写于万

历四十二年(1614)的《弇州史料叙》所说：“其前(集)载年表、志、考、世家、列传，公(王世贞)皆为史而史者也；其后(集)撮志状碑表为故实，而以丛记记录附之，公虽不史而可以入史者也。此《史料》之所由以名也。”

卷一与卷二是“表”，有“同姓诸王表”、“功臣侯伯表”、“公孤表”、“内阁辅臣表”、“六部尚书表”、“都察院表”等。

卷三至卷十六是“考”，有“巡幸考”(卷三)，“亲征考”(卷四)，“命将征讨考”(卷五、卷六)，“功赏考”与“赐赉考”(卷七)，“京营将兵考”、“市马考”、“藩禄考”、“谥法考”(卷八)，“科举考”(卷九、卷十)、“中官考”(卷十一至卷十六)。

卷十七与卷十八是“志”，有“旧丞相府志”、“后丞相府志”、“锦衣志”、“安南通志”(卷十七)，“庚戌始末志”、“北虏始末志”、“倭志”、“安南志”、“哈密志”、“三卫志”(卷十八)。

卷十九至卷二十二是“世家”，有徐达世家、常遇春世家、李文忠世家、邓愈世家、汤和世家、沐英世家、朱能世家、张辅世家、朱英世家等。

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八是“传”，有郭子兴传、李善长传、冯胜传、傅友德传、蓝玉传、魏辉祖传、刘基传、于谦传、王守仁传、王骥传、杨善传、徐有贞传、王越传、王恕传、马文升传、刘大夏传等。

卷二十九与卷三十是“名卿绩记”，记录刘基、章溢、李善长、姚广孝、余子俊、马文升等人的事迹。

《弇州史料》后集体例稍显杂乱，但是从总体上看，和前集浑

然一体,或者说是前集的延伸与拓展。

卷一至卷八是“传”,有张孚敬传、吕本传、瞿景淳传、陈察传、陈寰传、章美中传、方良曙传、陈尧传、宋仪望传、胡淳传、李攀龙传、文徵明传、胡应麟传等。

卷九至卷二十一为“名贤志状碑表”,有徐阶状略、严讷碑略、欧阳铎碑略、陈良谟表略、张佳胤志略、陆树德碑略、杨继盛状略、沈炼志略、沈懋学表略、徐中行碑略等。

卷二十二是“序记”。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六是“像赞”。卷二十七是“碑版杂记”。

卷二十八是“札记题跋”。卷二十九是“章疏”。卷三十是“议策”。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六是“国朝丛记”。卷三十七与卷三十八是“笔记”。卷三十九是“觚不觚录”。卷四十是“丁戊杂编”。卷四十一至卷六十是“皇明三述”,即“盛事述”、“异典述”、“奇事述”。卷六十一至卷六十八是“史事考误”。卷六十九与卷七十是“家乘考”。这些篇章不但精于史料梳理,而且常有史家独到的见解。

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,刊刻于崇祯年间的何乔远《名山藏》。如果粗看它的目录,很难认同它的体例,每一卷的题目都是“记”:典谟记、坤则记、开圣记、继体记、分藩记、勋封记、天因记、天驱记、舆地记(未全)、典礼记(未刻)、乐舞记(未刻)、刑法记、河漕记、漕运记、钱法记、兵制记、马政记、茶马记、盐法记、臣林记、臣林外记、关柝记、儒林记、文苑记、俘贤记、宦者记、列女记、臣林杂记、宦者杂记、高道记、本土记、本行记、艺妙记、货殖记、